

白

由曲

ZI YOU QU

石功彬 著



他——

一个活脱脱的
革命文人



熟于生活

熟于工作

是我给人的胜利

文史有鉴，以史育

人，历史文萃高

峰上艰难地攀登

以求达阵心野的顶端

是我一生的追求

自由曲

编 著:石功彬

承 印:黄石市图书出版印刷发行服务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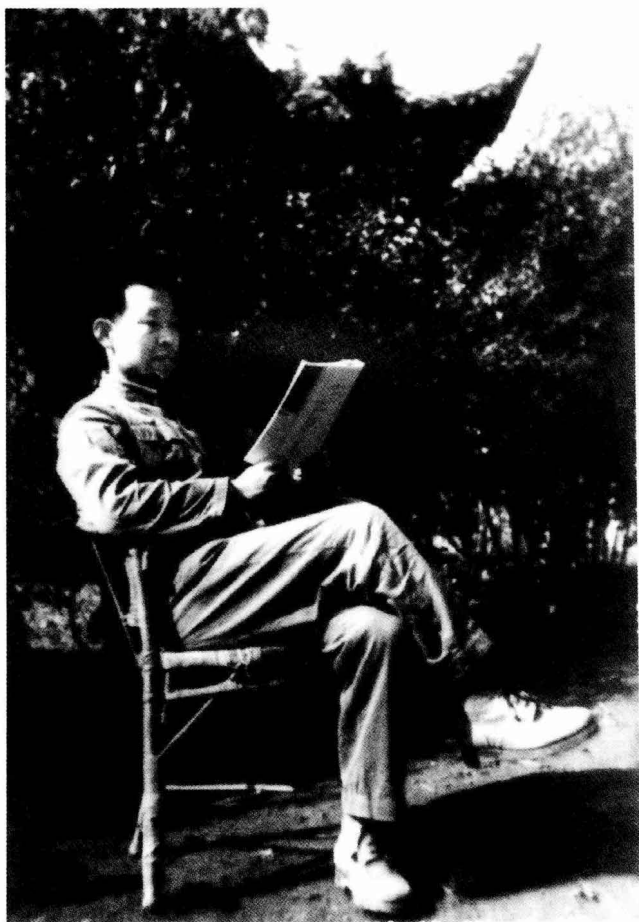
电话:0714-6220545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5

工本价:10.00 元

准印证:[2007]鄂石市图内字第 045 号



功如化雨心诚国
彬若春风德泽民



咏 石

原中共黄石市委副秘书长 张胜先

石藏深山似铁坚， 功高于世益人寰。
彬彬文质兰田玉， 为刻丰碑万古传。

前 言

这不是“阳春白雪”，而是“下里巴人”；不是雅歌，而是俚语。曲艺虽说是中国文艺的一种形式，但人们称之为通俗文学。古典诗词歌赋虽说是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唐诗、宋词、元曲、赋，人们见而敬之。然而，我撰写的只是一些四言八句，显得平淡无奇。旧体诗词除讲平仄，要押韵，须对仗，有对偶以外，更为重要的要有精炼的语言，和谐的声韵，丰富的感性，含蓄的意义，做到寄情于景，以景抒情。可我写的那些东西词拙意浅，没有深度，有的是应时之作，草率而成，读起来无味，如同嚼蜡。我把曲艺、诗歌、对联、赋，收集到一起，是因为它们都押韵，从大类来分，统称之为“韵文”。前面已述，曲艺称之为通俗文学，而古典诗词称之为高雅文学。有的朋友会问：你怎么把头上带满珠饰的高贵夫人与脚上糊满牛粪的普通农民硬拉凑在一起呀？60年代初期，大冶县文化馆汪民群老师说过，从押韵的角度，曲艺、诗、词、楹联、赋等等，统统称为韵文。我的处女作《双双比武上战场》是汪老师辅导的，在湖北省文化局群众处的《群众演唱》发表的。之后，陆续在《黄石日报》上刊登的“河南坠子”《分茗时候》，鼓词《暴雨之前》，小戏曲《买猪娃》等，还在《湖北日报农村版》上刊登了“湖北大鼓”《管得多》，与胡燕怀合作在《布谷鸟》上发表的唱词《搭桥记》等等。这些曲艺作品引我走上了文学道路，终生难忘。

目 录

前言

咏石

工兵这个人	殷显扬(1)
含泪读罢两地书	阮惠珍(5)
赠功彬先生	刘克裕(7)
读石功彬《铁冶旗红》《史学论萃》感赋	陈 适(7)

回忆与怀念

飘散汗香的储蓄存单	(11)
梅山魂	(13)
随共和国成长	(15)
绿柳依依	(18)
彩电闪亮 笑语声喧	(20)
呕心沥血育新人	(22)
屋后小路	(24)
他病了,多少人牵挂	(26)
翰墨飘香	(30)

大冶一枝梅	(33)
-------------	------

曲 艺 篇

毛泽东与朱铁匠(附毛泽东同志手迹)	(39)
双双比武上战场	(44)
“管得多”	(49)
中国魂	(53)
搭桥记	(56)
一个办事员的苦恼	(61)
喂鸡	(63)
乔装擒敌	(68)
新婚之夜	(72)
大冶革命组歌	(77)
欢庆大冶县改市	(81)
抗洪英雄彭志龙	(84)
奔向二十一世纪	(87)
情系香江	(89)

诗 词 篇

古镇汇群英	(95)
观两合岩天险忆红军	(95)
井冈山(二首)	(96)
斑竹泪	(96)

柳毅井	(97)
题南山碑林	(97)
颂红三军团在大冶成立	(97)
诗会逢盛会	(98)
游北京中南海	(98)
观颐和园石舫有感	(98)
春日访友	(99)
大冶兵暴旧址赞	(99)
颂大冶兵暴	(99)
登沼山大寺	(100)
小雷山石浪奇观	(100)
小雷山夜宿石床感怀	(100)
树颂	(100)
读徐老新民诗稿有感	(101)
大冶青龙山公园纪念碑颂	(101)
铜都诗乡情	(101)
把酒临风颂党功	(102)
雪梅情	(102)
荆州古城闻喜讯(二首)	(102)
游西安(三首)	(103)
贺西塞山诗社成立 10 周年	(104)
新城赞——欢庆大冶县改市	(104)
铁山颂	(105)
铁山晨曲	(105)

谒杜甫草堂	(105)
成都武侯祠	(106)
读张放鸣《浪迹天涯》诗集	(106)
和陈华校友《六十抒怀》	(106)
金湖晚唱	(107)
游澄月岛	(107)
澄月岛奇观	(107)
香港回归颂	(108)
登天台山	(108)
赞母校大冶一中	(108)
题铜绿山青山寺	(109)
读熊安良老师《七十抒怀》有感	(109)
重修三元阁礼赞	(109)
三元阁夕照	(110)
石镜照人	(110)
晚景长在	(110)
株树吟咏	(111)
家乡泡桐花——一位港人的思念	(111)
铁冶楼房灯火明——为纪念周恩来同志 100 周年诞辰展而作	(111)
眼望南山思切切——悼念殷显扬同志	(112)
雷山诗会	(112)
咏桂花二度开	(113)
《十老诗抄》首发式会上感怀	(113)

世纪钟声报早春	(113)
老树新枝——为大冶市迎接新世纪老年书画展而作	(114)
国际“三龙节”喜赋	(114)
咏华夏九老诗联书画选	(114)
咏圣水泉	(115)
古碑断想	(115)
《中华诗选》首发式感怀	(116)
铜草花	(116)
铜山颂	(116)
参加重儒诗学社癸未年年会偶成	(117)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	(117)
庆祝大冶建市十周年	(117)
抗日英烈郑世顺	(117)
短笛无腔	(118)
和克裕兄《六十述怀》	(118)
和美籍华人医学博士李冠义先生原韵	(118)
汉宫春·贺团圆—贺香港回归祖国	(119)
踏莎行·喜庆澳门回归	(119)
醉蓬莱·品劲酒	(119)
天仙子·游雷山	(120)
醉花阴·天台山颂	(120)
醉花间·金湖春晓	(120)
满庭芳·大冶一中校庆	(120)
江南春·铜城春景	(121)

满庭芳·青铜文化广场	(121)
东方山门联	(121)
纪念李先念主席诞辰一百周年	(121)
挽文斗先生	(121)
挽功恕兄长	(122)
挽舅父程树藩先生	(122)
挽熊安良先生	(122)
挽大冶市政协副主席彭春海	(122)
挽伯母	(122)
黄梅诗乡	(123)
黄梅五祖寺	(123)
三元阁对联(二首)	(123)
品读李福双先生诗画集有感	(123)

赋 与 记 篇

劲酒赋	(127)
斯方乐土 一片晚晴	(128)
湛月桥记	(129)
15万吨长江引水工程记	(130)
三楚第一山——东方山	(131)
红军第三军团赞	(133)
后记	(134)

工兵这个人

殷显扬

工兵是石功彬的笔名。我是在 60 年代初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他的。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按惯例每年在年底都要召开一次规模大的文化宣传工作会议，有时还要带节目去参加会演。那年年底天气很冷，外面下着小雨雪，他和我坐在会场上的头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穿着一双大头反毛皮鞋，很惹人注意和羡慕。当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穿着黄色解放鞋，在大礼堂里冻得直跺脚板。一问才知他是来自保安镇农机站的，那皮鞋是公家发的，他是一位吃公粮的业余作者。那时他的处女作是《双双比武上战场》，接着《湖北日报》和《布谷鸟》杂志都发了他的作品，很快他就成为大冶的重点业余骨干作者之一。

工兵是保安镇株树村下新庄人。由于家庭贫苦，解放了还在放牛捡粪，直到斗地主分田地之后才翻身去上小学，那时他已经 10 岁了。他读书较迟，一口气从小学读到大学。这位 50 年前的放牛娃，如今的职称是位副编审，堂堂正正的副教授。今年还出版了两本百万字的论文集，他那学术研究成果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是无法评价的。反正他被《中国地方史志主编名录》，收并编入《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他自然是位名符其实的学者了。

他和我一样，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总爱在同志们面前称“大哥大”，一直蒙着说比我大一岁。直到要他退出大冶市委党史办主任的位置到第二线去，才发觉他小我 9 个月。

他是在 1971 年才从下面调到县文化馆来的，听说是任党支部

副书记。可他到馆里抓的是《大冶文艺》和创作辅导。在那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他算个难能可贵的领导，他的确抓到了点子上。可惜那年月我被剥夺了写作权，老友也成了陌生人。有一天，我正在公路旁一坵水田中使牛犁田，碰上工兵和查代文二人路过，他们步行去董家口金盆石桌村找民歌手石加伏搜集民歌，总算见上一面。老友之间少不了要说两句话。当时我真想与他俩结伴同行，可是我连上路送行的权利都没有。如若送人，随即就有人来问你在和谁讲话？他们是什么人？干什么去？这大概就是“草木皆兵”的结果。后来，工兵主持抓的大冶诗歌集《山村新歌》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1981年工兵调到县农会后转入市委党史办工作，开始对党史资料的搜集、编写与研究。大冶人杰地灵，具有光荣革命传统，革命史料丰富，这为工兵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然这丰富的素材要靠自己搜集，要弄到第一手资料是要吃很多苦的。编写党史不同于文艺创作，来不得半点虚构与推理，实事求是是准则。由于他在编党史，我在建南山头革命纪念馆，恰好要找他核实许多有关革命史问题，当然我也给他一些搜集到的有关资料。总之我有的给他，他有的给我，可以说是知己知彼。

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里讲了一件我不想写也没把握写的事，那就是毛泽东年轻时参加新军的事，知情人是大冶人朱其升。据说他还和毛泽东睡在一起。解放后朱其升从画像上认出毛泽东就是当年那毛润之，于是写信到北京，果然不错，毛还给他寄了钱，叫他做生意。我仅仅向他提供了这点线索，石功彬可真像个“工兵”似的行动快，亲自到铜山口找到朱其升的老家，与老人座谈访问。接着去武汉找到朱的女儿，弄清了原委，还征集到了毛主席写给朱其升的亲笔信件，补写了毛泽东参加新军的那一段重要历史，而且还写成纪实文学《毛泽东与朱铁匠》在省电台播放，又编成评书参加湖北省第七届百花书会会演，并获三等创作奖。“毛泽东与朱

铁匠的趣闻”很快传遍全国。

他在完成百万字的“大冶革命史”和“大冶组织史”的同时，还整理各类党史资料400多万字。他的业余时间就是以党史为内容的文艺创作。他的纪实文学有写红军将领徐策的《长征路上红军墓》、《外交奇才伍修权》、《徐特立哭书》、《彭德怀骂吃》等。结果报刊有名、电台有声，连《每周文摘》都转载他的作品。

近几年他的纪实文学写得多，并非抄自己编写过的革命史，他的第一篇作品都有他再创作的辛勤劳动。就说他写女烈士郭亮，这个刘胡兰式的女英烈在大冶几乎是家喻户晓，事迹感人。我也很想写她，但不愿跑路，对她当时牺牲的环境也无法想象，不好下笔。工兵却不畏劳苦，两次翻山越岭去项家山，三次找证人座谈，并到郭亮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和牺牲地址实地考察，对整个项家山事件和每一个正反人物都调查得一清二楚，然后他才下笔。有一次我在一个大热天闯到他家去，他正敞胸露背地在奋笔疾书。他夫人做了一桌素饭菜，大概是从乡下带来的杰作，使我吃得放不下碗。他家的生活在他夫人的操持下过得调匀而又简朴。

工兵还是一个助人为乐的人。大冶一中退休教师徐显之写了一部“山海经探源”的书要找出版社出版。工兵打电话来邀我一道去武汉出版社为他交涉出版事宜，我欣然同往。该书当年出版后还参加了香港书展，《光明日报》还发表书评，引起海内外有关专家和学者的关注。他还有一个爱好是下象棋。有两次我在大冶市政协文史委碰到他和尹宝嘉主任各站在汉河楚界上调兵遣将，正好叫我当裁判，战到吃饭过后还不下战场。他下象棋跟搞创作似的认真和严谨。

工兵从6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业余文艺创作和编辑工作，特别是近几年由于成果辉煌，在党史研究那块园地里，他的头衔特别多，曾一度被评为大冶市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但在大冶市文艺界的官儿不大，曾任大冶文学艺术学会副会长，大冶市诗词骈联学

会副秘书长。我想,过一年退休了,这“官”儿恐怕连副的也当不成了。但作品是永存的。我相信石功彬会继承工兵的传统。祝福他老年再来个创作大丰收,让黄石地区唯独这位以党史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家奉献更多更好的作品给广大读者。

(殷显扬:原殷祖镇文化站站长,南山头革命纪念馆馆长)

含泪读罢两地书

阮惠珍

我干了 20 多年编辑，已记不清收到过多少读者来信，编发过多少稿件。可这一次，我真是百感交集，搜肠刮肚，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总之，心底翻涌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涩，鼻头酸酸的，泪情不自禁地涌上了眼眶……

朦胧中，印象的屏幕上叠现出两个熟悉的身影——殷显扬和石功彬。他俩是大冶文化界颇有影响和威望的乡土作家，《黄石日报》的老通讯员，我的老朋友。前不久，本报开设了《文坛艺苑英华录》专栏，拟将这两位在大冶文坛颇有建树的花甲老人作为专访对象和专栏作家。去年 9 月初，我打电话到大冶殷祖镇文化站找到站长殷显扬，他说这个想法很好，只是日前身体不太舒服，但一定尽力完成任务。我真傻，我那时不知道他已病得很重。

9 月 20 日，他给我寄来人物通讯《查代文乡情录》，行文幽默风趣，叙述情真意切。稿件质量没话说，很快在《黄石日报》发表。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大冶文坛艺苑有许多杰出人才，我还想写石功彬、朱其政、刘云亭……”真的，我那时不知道他的稿件是在病房里完成的。

12 月 19 日，我收到原大冶市委党史办主任石功彬的来稿《他病了，多少人牵挂——记大冶殷祖镇文化站站长殷显扬》。我一口气读完了稿件心在颤抖！紧接着，石功彬的电话传来低沉的催促：“阮编辑，殷显扬病得很重……”

就是那个谈笑风生的殷显扬么？他怎么会病？我们每次下乡

采访都找他当向导，难为他想得周全，大老远的背一袋红苕和果城里的个儿粑，肩扛一把锄头，陪我们翻山越岭，碰到一棵生虫的竹笋就挖出来给我们尝新。深山里的老艺人，山村好教师，好顺的婆媳等，他都了如指掌，一一介绍，一肚子故事说不完。这么好的人怎么会病呢？

12月20日清晨，一封来自省肿瘤医院的来信摆在我的案头。是殷显扬的来信：“我得了肺癌住院，离家前写了《查代文乡情录》，那时已不能行走，自知病重，以为再不能写了。现在通过化疗奇迹般好转，因此在医院里写了《工兵这个人》……”真是不可思议！殷显扬呵，您这个土里土气的乡里人，死到临头还紧攥着手中这支笔，为了什么呵！

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饱含浓情厚意的两地书沉重得字字千钧，这不是轻飘飘的文字组合，而是心的相撞、情的交融，是两个文坛老友的促膝谈心，是用生命的热情去点燃的两束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的耀眼的火焰！

于是，我决定将他们两人的文章一并刊发，我为黄石文坛有这么好的老人而高兴，我为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丰硕成果而欢欣，我为他们在人生路上艰难拼搏而感奋！

（阮惠珍：女，主任编辑，原《黄石日报》副刊部主任）